

三哥九年快毕业的时候,父亲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,让他接班。

母亲说,这班真该给小四留着。

母亲的意思是再有三年,我就初中毕业了,正好赶上接班,父亲不仅不必提前退休,还能多挣三年钱。父亲犹豫,但还是这样决定了。父亲说:小三九年(那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)毕业考不上大学,就只能在家待业,先解决眼前问题吧。

父亲说得并不无道理。作为偏居一隅的矿子弟,上大学谈何容易?尽管时间已是1981年,恢复高考已经5年,但春风依旧难度玉门关。

三哥顺利接替了爸爸的班。

几个月后,矿山创办了第一届技工学校,三哥,包括父亲没把肠子悔青。因为三哥是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,属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种,不像我严重偏科。所以,三哥考技校不成问题。

母亲说,那就让小四去当兵吧。

父亲同意。

于是母亲抓了两只老母鸡,和我倒了三趟火车,去我们的归属地红透山镇找她的同宗弟弟——我改叫作大舅的武装部长。母亲

跟大舅说:你把小四的年龄改大一岁,安排他去当兵吧!他喜欢写写画画,说不定到部队培养培养还能有出息呢。不然憋在家里,来年也不一定能考上技校。大舅说:行,我也喜欢小四,不能让他初中毕业就在家待着。

转眼秋季征兵开始,大舅捎信让我去镇上。我说,我在我们这儿也能报名,这样还不耽误学校上课。大舅说,还上什么课呀,赶快来。于是父亲出面,和班主任给我请了假,并买了两条烟让我送给大舅。当晚,大哥(我住在大哥家)就陪我去大舅家,大舅说:小四不用走常规程序,我已经和领兵的政委说好了,作为特长兵招,到时候直接跟他们走。

——说不定到部队还会保送上军校呢!大舅补充道。

现在想来,我当时该是怎样的心情啊!我终于不用硬着头皮去学什么数理化了,考试成绩不及格受老师的冷眼、同学的热讽,乃至家长的训斥。我甚至想象出,一身戎装的我在幸福的和平年代,不仅没有硝烟弥漫的战争危险,就是偶尔的抗洪抗震抢险,我可能也是作为一名文艺兵,到前线慰问艰苦奋战的战友,即使不会打快板说

D

月光城 散文

程远

当兵

相声,也会积极进行采访、拍照,甚至拿出速写本描绘那生动、感人、难忘的形象和场景,甚或写出一篇篇优秀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,发表在《前进报》《解放军报》上,让更多的人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。对了,听说还有一所著名的大学:解放军艺术学院。在那里毕业的学员,如果回到部队,还会根据不同的岗位授予军衔……毕业,当然要回部队啦,文艺兵变成文艺官,这种提升有谁会拒绝呢?这样,也才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。

然而几天过去,大舅那边没有任何消息。

当然,我也不会在大哥家傻等。好几次,我一个人跑到镇政府武装部去侦察情况,确切地说是去征兵现场转悠。武装部在一楼,虽不是人山人海,但几个办公室也挤满了人,登记,填表,交相片,出示户口本,个人表现证明等等,最后还要去医院体检。除了应征报名参军的青年,更有他们的家长忙前忙后。是的,他们和我不一样。不谦虚地说,我已经是一个准军人甚至准文艺兵了!

记得来前母亲叮嘱我:求

大舅办事别不好意思,毕竟没出五福呢!

可我很少能搭到大舅的身影。有几次看到他,刚想上前说话,他就被前呼后拥的人围住了,叽叽喳喳,喧闹不止。直到有一天中午,他满脸通红地从镇里的饭店出来,正昂首阔步地从我身边走过(看都没看他喜欢的侄子一眼),我只好硬着头皮喊了一声他的名字,待他回头,又嬉笑道:大舅,我的事您不是给忘了吧?

大舅满嘴酒气地说:那什么,小四,来年吧……

在镇上待了一个多星期,等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。我无言以对。

后来的事情如你所知,母亲很是生气,她要带我去镇上找她这个未出五福的弟弟算账,声言要把两只老母鸡两条烟要回来。父亲不让。父亲说,来年咱还要托人家呢!实际情况是来年我主动选择了复读。又一年,我考上了技校,虽然参军未遂,没有成为一名光荣的文艺兵,但我还是当上了一名矿山工人——我的意思是:父亲的班没有白让三哥接。

笋为竹之幼体胚芽,竹可用,笋可食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对笋与竹做了区分,“今南人食笋有苦笋、淡笋两色,淡笋即淡竹也。”淡笋,一词读来有魏晋药酒味,有南宋名士风,不浓稠,不艳丽,似素衣静女,银白豆腐,有漠漠水田之状,高山流水之态。

若不食笋,焉知人间苦淡?

外公家地处大别山脉一支,丛林茂密,竹苞松茂,靠山吃山,山湾里的人家,人人几乎都是湾里篾匠,剖竹取丝,编箩织筐。人人也几乎是山间庖厨,挖竹笋采摘菌果,煎炸炒焖煮蒸,一样食材,百样美味。山静日长,淫雨晴岚,若是没有这些满满的山珍,这山中时日该是多么的无趣和寡淡啊。

淡笋,便是山中馈赠的一道鲜美食材。若得闲日,手握三角铲或短柄锄头,箩筐一背,独行或者邀三两好友,便可去山间挖挖淡笋。

笋生三季,春笋最佳。立春后,雨润群山,山峦染色,如涤洗后的浅绛色山水画,颜色清丽可人,浓淡相宜。山间草木丛生,空谷回声。鸟鸣清越回荡在树上嫩芽、山林草尖,漫山遍野地如脱笼兔,四散而开。我曾一度怀疑,此处是托里斯蒙多寻找的圣杯骑士寄居之地,又或是刘长卿目送灵澈上人荷笠归去的山间修行之所。

山中寂静,空灵、潮湿、迷蒙,空山新雨。踏山,可披草而坐,也可相枕以卧。可拾柴、捡鸟蛋,可伐木、开垦田亩。山中多松柏,亦多竹笋。落叶遍地,层层叠叠的枯枝败叶下,盘根错节,鞋底若不厚点,地面的凹凸感便直抵脚掌

心。笋鞭躬曲于地下,时常半露,硌人的脚。笋鞭易寻,肉眼可见,却不易扯断,它们牵连着大地深处的根须。茂林修竹下,藏于草丛土壤处的便是刺出地皮的淡笋。淡笋长于地底,藏于枯叶,冒尖,欲露未露,窥视着山林的风吹草落,山呼谷应,花开霜尽,宛如一位地精山神。

笋尖如犀牛角,尖利,防御着山间的野禽猛兽,天火雷电,风霜雨露。笋箨灰质叶片,仿如古代武士的披膊,也如一片青瓦,随意丢弃在山林间。笋,浑身披坚执锐,富有攻击性,如果不是一道素食,在山中与竹笋相遇,我定会绕道而行。坚硬的外壳,往往肉质嫩白。如荔枝,壳似癞头;如甘蔗,皮似铜铁。张岱曾赞誉法相寺前的茭白和笋,“其嫩如玉,其香如兰,入口甘芳,天下无比。”皮壳愈厚,果实愈鲜美,像一位面恶心善的长辈,不苟言笑之下藏有一颗柔软温暖的心。

山里人不以食笋为主,待其成竹,或打造凉床竹椅檩条,或运出山外贩卖换取衣食。淡笋,不成竹则枯老于山间,再食之已然无味。有经验的山里人,只挖那些不成竹的淡笋食用,用以款待远方而来的亲朋。

暮春日,淡笋上市。早起买来几颗淡笋,重如秤砣,竹箨已被提篮贩卖的大娘剥去。笋壳质地坚硬,儿时还曾把笋壳平放于门前池塘中,当作小舟观之,捉蚯蚓蚂蚁蝗虫于其上,拟作渡江状。壳面又好似巨大的竹骨伞面,桐油润之,防雨防虫蛀。笋壳头尖如针,那时年幼,竟然追着小伙伴

S

月光城 随笔

王光龙

食笋记

做针刺游戏,如今想来,忽冒一身冷汗。笋皮坚硬,层层剥去,用刀削去笋头角质,洗净,姜葱蒜、酱油醋、锅铲刀俎备用。二楼的厨房正对着窗外的一株夹竹桃和几根常绿藤蔓植物,触角已经攀爬到了窗外,附着在砖块缝隙中,叶片风中摇摆,红绿相间,淋得潇潇暮雨。那几只松鼠,曾与我偶遇,现在躲在对面的树上,跳跃如履平地,和我相视,不惧人。开窗烹饪淡笋,暮雨翠树红花松鼠,一场怡然自得的乡间晚宴。

淡笋可切丝、切条、切片、切块,大小不一,做法不同。可清炒,可焖煮,可单烧,可混蒸……李渔是个吃货行家,美食里手,《闲情偶记》载,“食笋之法多端,不能悉纪,请以两言概之,曰:‘素宜白水,荤用肥猪。’”白水素煮,猪肉荤烧,口味迥异,以求鲜美第一。山区大棚种植少,也无冰窟可窖藏,食贵鲜美,时令蔬菜往往一季而枯老,如昙花,似朝露。保鲜之法不外乎为挖地窖储藏于地下或风干腌制悬挂于檐下。地窖挖在三爹的卧室内,幼小之时我猜测这地窖可能就是三爹自己乘夜掘地而成。揭开巨大的圆形木盖,露出窖口,一股寒气涌漫,三爹搭着木梯只身下窖,如地鼠。我蹲

在窖口往下窥视,如观无人洞穴,如察静水深潭。洞内曲折,三爹转身入内,不见身影。我不敢下去,只能听见窸窣窸窣的声音。不一会儿,三爹扔上来几颗白菜、芋头、竹笋,咚咚咚,落地有声,皆冰冷,硬如土块。我想,如果要食用,需在阳光下曝晒,以唤醒这些在地窖里入眠的食材,然后水浸以润泽肉质肌理。这些地窖里的食材烹食,味道自然不如新摘现挖来的鲜美。山里人用山泉水腌制笋条,食盐也多精细,须晴日,悬挂在屋檐下,笋条同河鱼山禽悬挂在一起,山中松林风吹来,一遍遍,沙土地暖热,如炉火细细烘烤,笋条脱水而焦脆可口。瓦罐盛之,在松枝燃煮的米饭上蒸,浇上红辣椒油,尝一口,微辣中含有一丝松香,能让人停杯投箸,欲罢不能。多年后,我独自乘火车南下千里去粤地,口中淡出鸟来,随身带有一袋泡椒味的笋尖,颜色鲜艳,酱油浸泡,拆开,如嚼石蜡如咬塑料,口欲顿时被一扫而光,路途也显得愈加无趣和难捱,仿佛被困于移动的密室内,忽然就念起外婆腌制的淡笋来,起身欲归故里。

我素来不酌曲蘖,喜饮茶,偶尔食得淡笋,便觉得肉身爽然,如沐山风,如饮清泉,童稚趣事犹然在眼前,每每念此,人生还有什么令君不开颜呢?

